



短篇小説集

# 希望

柔石作

柔石作

短篇小說集

希

望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短篇小說集

希望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柔石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HOPE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By

JOE SHIH

1st ed., July, 1930

Price :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 自序

收在這里的二十幾篇小說，多半是在一九二八夏到一九二九秋這中間寫的。

從前（五六年前）我會自己出錢印過一本薄薄的小說集，可是裝訂完畢之後，自己就願意牠立刻滅亡，因為發現出內容之幼稚與醜陋。那本書，以後是送給我底開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貨物用了。

現在我又將出這本書，可是我底心又在微顫，會否這本書底運命，同上一本一樣，丟入和粗紙同樣的地位裏。

可是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我只希望以後自己能有更好的作品，供獻給買我書的讀者。生命是在遞變的，人與社會應當也走着在無限的前進的途中，我底『希望』是如此。

一九二九冬於上海著者

## 一個春天的午後

這是一個春天的下午，陽光的潑辣是毫無情面地激動着上帝底兒女們。人類底隱約的心被蠕動了，萌芽了，似不能忍制的匍匐，青草地下底毒蠟一樣。

緊張而兇惡的空氣中，氣喘着他和她二人，在一間寬闊的書房般陳設的房內。陽光還是照着滿地的和使人踏着軟軟的地毯一樣。

她在他底眼裏，當然是一位可憐的無依的姑娘，二十歲而智識又僅僅有限的弱女子。現在，他是用人類底同情心來保護她生活下去，尊重她底不可預卜的前途，還希望由他底手間接地遞給她以無量的幸福。而她的看他呢？他是一位完全有學問的可信託的「先生」，而且有了妻

和子的「男子」雖則年齡告訴她他也還正在青春的階段上留宿，但總是一位可尊敬的幾乎等於偶像一般的「人」了。

這時女用人送進一封信來，他接過一看就交給她，——兩人是背面坐着做事的——一邊微笑地向她說：

『你底，不知是誰寫的。我希望在這裏面封着愛你的高貴而真摯的心。』

『我也還有信麼？——先生不要說笑話罷。』

她歡欣地一笑，信底封口就被剪刀裁開了。

但她讀這信是完全苦痛的，糾葛好似突來的火焰，焚燒着她底心屋，她氣憤，暴怒，而且哭泣了。

『怎麼一回事？』他不能不停筆，由狐疑而奇怪地問她。

『先生，我們女子生來就應該被人欺侮的麼？我不願愛他，也值得別人來罵我，沒人格麼？』

子永遠想做女子底父親麼？」

她隨即將信一條一條地撕作粉片；他一時默然。

他跟她同移坐到床邊，她底淚在她底眼角上，他用他底手帕遞給她，同時說：

『拭了罷，算她來了一張白紙就完了。爲這一點小事要流淚，你底前途的淚要用蓄水池蓄着才好。一笑置之，介意他犯不着。』

『先生，他罵我住在你家裏是墮落的行爲，同時又罵我底批評熙是我墮落後的事實表現。我亦何曾批評熙，不過是說：我和他是不會發生愛情的，請他以後不要片面的再給我以肉麻的信。這就算沒人格嗎？一定要依他以前所說，這個春天搬到熙底家裏去住，——去補習——他說熙底家裏房子大，人口多，莫非住在房子大的人們底家裏，就保持得人格了麼？他又不是我底父親，不聽他底話就沒有人格？——先生，我氣極了！』

『隨他去說罷，你真還是一個孩子。』

「先生，我一定要寫信去責問他，他所說的可是負責任的話！」

「隨他說去罷，是毫無意思的。」他蹙着眉似心內受着疼痛地說。

「不肯，」他扭一扭身子，「這關係我底人格，也關係你底的。」一邊垂下他底頭。

「先拭了淚罷；朋友們偶一來看見，以爲我和你鬬嘴了，不好意思的。」他仍遞過手帕去。她向他橫瞧一眼，受過手帕，沒心思地拭了一拭眼淚。

淚還在她底眼角上，第二場的淚了；胸膛一起一伏地緊緊呼吸着，低頭坐在他底前面。

——因爲她和我同住，別人就罵她沒人格，我是吞人的狼麼？——他深深地回味到這幾句

話底意義上來了。

——現在，她豈不是坐在我底前面麼？而且妻已帶了孩子到娘家去了。

這樣他突然地呼吸急迫起來，一邊更苦痛地默默地沉思起來。

他底眼望着窗外的青天，他底心想着一種人類底神祕的關係，普遍的，有力的。什麼呢？他不



能明顯地說出來。總之，他提着筆，呆着，許久沒有寫下一個字。

她當然也覺察出這種滋味的盈溢了，空氣似溫香的溫泉一般漾滌着她底周身。她抬起她剛落下淚的眼向他問

『先生，這封信也妨害了你麼？』

『我是毫不介意的。』

他無心的眼不瞬地答。

『那你爲什麼這樣呢？』

『什麼？』他微笑，同時眼注視着她。

『你，你，你無聊罷？』

她訥訥地說不出地問了。

『我思我底謎，請你演你底代數題目罷！』他語氣嚴厲地，好似理性囑咐他應這樣的回答。

但她底代數題目演的沒有一題對的，完全錯了，完全錯了！

在第一行底  $23$  方到第二行會寫作  $3 \times 23$ ，乘上  $12$  會等於  $307$ 。他微絀着眉說：

「 $25$  乘  $2$  已經是  $50$  了，現在乘  $12$  倒反只  $30$  了麼？」

「呵，先生，落掉一個圈了！」

她大笑起來。

「你底心呢？我要打你底手心。」

她底臉很紅，同時他將她底手握住很緊。兩人默默半分鐘，同時兩人聽着各人底心底跳動。

「不要算了罷，我們隨便談一回好了。」

「你也不做事麼？」

「我似乎也無心做事了。」

南風從窗外吹進來，春天底溫存與滋味同時就帶進來；美麗底火焰燒着各人底臉孔，火焰

底力也激盪着各人底心內。這時他向她問：

『你究竟怎樣呢？』

『我倒一點沒有什麼，』她表面冷淡地答，『也因我不想起前途，希望一點不想起。假如一想起，我還能坐的安定麼？東海早已是我底歸宿處了！現在，先生是不會吝惜我底一口飯的，我覺得非常快樂。我在先生底翼下受各種的指導，過着和平而有進步的時間，我幸福極了。』

『假如我底生活眼前沒有變化，那末你可以坐在這裏等待你心愛的人到來牽你走出這門外萬一我底生活變動了，——因為我現任的地位有動搖的傾向，那末你也再跟我回到鄉下去住不成麼？』靜默一息，又說，『不要悲傷，我們應討論點事實問題，不要為感情的衝激將事實抹煞了。我，終究是你底先生，在先生這一點的力量上，我是可以絕對幫助於你的；不過你底，你也不需要你底愛麼？』

她立刻睜大眼睛氣餒地叫：

『先生！』

一個春天的午後

「什麼？」

「你按一按我底胸罷！我全身感到騰沸了！」接着，她眼珠迸裂的忿恨地叫：

「什麼是愛！還有什麼是愛！除了先生對於我！」

她將她底頭緊靠在他底肩膀上，氣幾乎塞住呼不出來。他一手攬着她底頭，一手壓在她底胸上。但這是無力來制止她底苦痛。

他從她底頭髮起，眼光一直從眼，鼻子，口，溜下去，經過他底手放着的胸部，到腿，到兩腳。他覺得無論如何，她底美麗是令人心醉的。——但他能愛這心醉的美麗麼？或者，只要他那時向她說一句『我領受你，』同時輕輕地向她底腰肢一攬，她底無力的綿羊似的一切，就會立刻供獻給他了。但他是絕對沒有理由可做她底愛人，也再沒有權利可收受她底愛而使未來底苦痛來譴責他們了。

「那末怎樣下去呢？」他暗暗地自問，『莫非我利用這個機會來欺負她一回麼呀？就應該』

將她底前途看得明白！

她還是沉思地伏在他底肩膀上，將蛻化了一般，一動沒有動。

「我當從此看出人類底理性來。也當從此看出我自己底理想與尊嚴來。莫非我尊重少女底青春，是弱者底行為不成麼？還是舊傳統底遺害使我不能解放的呢？哼，哼，完全不是她現在是有被我侵奪的可能；在這可能中我却估計着她神聖的青春底價值，同自己底人格的色彩來！」

這樣，他推動她底肩，慢慢地說：

「妹妹，我想出去走一回，你繼續演習數題罷。」

於是她沒精打采地走到她那把椅邊去。

「先生，你到那裏去呢？」

「你去嗎？我們同去散步一回。」

「我不去，我似乎很無力。」

一個春天的午後

「鼓起一點勇氣來，不要這樣柔弱罷。你們女子都是被這種柔弱弄糟糕的！」

「你有些忿怒麼？」

「不，我爲什麼忿怒？我不過自己覺得此刻有些無聊。」

「那末你去散步一回很好。」

「又不想去。」

「爲什麼？」

「獨自一人去散步也是無聊的。」

「師母又走了。」她似妒忌而譏笑地說。

「你說什麼話？我從來有和她同去散步過一回麼？」

這樣兩人又深深地墮入於荒涼的國土中了。

房內底空氣是更緊張的異常。一種不能宣洩的春情之毒焰，在他底身內身外延燒着。

這時，他就從寫字台上無心地拿來一張剃刀片，他恨恨地將他骨的一聲折作兩段了。他似要從各方面找尋發洩他底忿激的路，但他底忿激却仍從各方面向他緊逼攏來。

他一邊將斷刀片在手掌上往還地刮，一邊想起了他底妻！

「但眼前是一位處女，一位完全純潔的處女！」

他想，他立刻心腸如絞索地，萬重的罪惡加在他頭上一樣，隨手，他用力將斷刀片向手掌上深深地一割，一條約一寸長的裂痕，就神速地噴出血來了！他兩眼不瞬地注視着這血。

「先生，怎麼？」她驚急地問，跑近他。

他似從睡夢中醒回來一樣，苦笑着臉答道：

「我玩出血來了。」

滿手是血的手，縛在她底兩手內，血湧着不止，由她底手指間溜下，潑潑地滴在地上。她倉皇地不知所措，只不住地向他問：

「痛麼？痛麼？」

他苦笑地說：

「你也割牠一下罷！究竟痛否？」一息又自語的。

「這血真美麗呀！無窮的美麗呀！有誰知道這美麗是值多少價值呢！」

她用橡皮膏與綁布細着他底手，細的像鑼槌一樣。疲倦而苦笑地睡着。地板上的血是斑斑的。

陽光依舊潑辣的，春之毒氣仍向人間到處的飄流。但在這座房內，血已經洗得牠們寬弛，倦息，而冰冷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



## V之環行

每餐晚飯後，V必定從他的寓所D西一弄出來，繞過東M路轉彎，兜一個圈子回來。

這個圈子約一千數百步，假如走的快，不消五分鐘就够了，但V却費了三十分鐘，才是他滿足的需要的时间。從六時十分左右出來，到六時四十分左右返寓——這已成了他的習慣與規則了。

表面的理由是飯後散步。

他走的慢極了。低下頭，長頭髮披到兩耳及肩，兩手放在背後，長衫只長到膝蓋，而褲腳倒拖到皮鞋後跟，似蔽蓋他的破襪似的。他一步一步地走，好像十分無心，又像十分有力的。體態有些